

康熙臺灣郡志輯

《古今圖書集成》輯，郭明芳* 整理

敘錄

《康熙臺灣郡志輯》二卷，《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第千一百九、十兩卷所收。是編凡十八類(附三類)，或取自《〔康熙〕福建通志》、高拱前《〔康熙〕臺灣府志》(高《志》)與不知名康熙《〔府志〕》三種。繪表如次：

篇名	《集成》注出處	實際出處
臺灣府建置沿革考	府志	高《志》
臺灣府疆域考	府志	高《志》
有圖		未知所出
形勝附	府志	高《志》
臺灣府星野考	府志	高《志》
臺灣府山川考	府志	未見蔣、高諸《志》
水利附	通志	《康熙福建通志》
臺灣府城池考	府志	未見蔣、高諸《志》
臺灣府關梁考	府志	高《志》
臺灣府公署考	府志	高《志》
臺灣府學校考	府志	高《志》
臺灣府戶口考	府志	高《志》
臺灣府田賦考	通志	《康熙福建通志》
臺灣府風俗考	府志	高《志》
臺灣府祠廟考	府志	高《志》 + 不知所出
寺觀附	府志	高《志》
臺灣府驛通考	明一統志	實際出自高《志》
臺灣府兵制考	通志	《康熙福建通志》
臺灣府物產考	府志	未見蔣、高諸《志》
臺灣府部藝文	府志	未見蔣、高諸《志》
臺灣府部紀事	府志	未見蔣、高諸《志》
臺灣府部雜錄	府志	未見蔣、高諸《志》

高《志》之前有蔣毓英《府志》與《〔康熙〕福建通志》，然是編取材未見蔣《志》者，或當年蔣《志》除上報福建修《通志》外，其初稿(未刊)已融入後來的高《志》中。蓋吾人於比對蔣《志》文字，高《志》則有增潤。而今所見蔣《志》為蔣毓英離任，將《志稿》抄本(副本)帶回大陸，由其後裔所刻之家刻本。因此蔣《志》長久以來或認為不存，或認為已佚。故此編並未出現蔣《志》原因在此。

而此編「臺灣府」出現「出自『府志』」卻不見高《志》、《通志》者，核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對蔣《志》文字，或未見收，或差異極大，亦非出自蔣《志》。查《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地志部彙考十》所收陳挺章《臺灣郡志》(或稱《皇清新修臺灣府志》)序文，或許「出自『府志』」者，是此《志》文字？

陳挺章非所知清領治臺知府。關於挺章序文之志書，陳捷先或謂《郡志》為臺灣方志史懸案之一(見氏著《清代臺灣方志研究》)。或有謂明鄭東寧官員「陳廷章」即「陳挺章」者(詳鄭喜夫引謝浩說)。陳挺章，東寧(臺灣)籍，生平未詳。廷章，康熙十三(1674)年嘗任泉州鹽政，與此同時，馮錫範則任漳州鹽政(見《閩海紀略》)。康熙十七(1678)年，廷章「以百姓困苦已極，條陳時弊，一曰畫一政令，二曰停藉鄉兵，三曰禁飭招募，四曰請改餉司。經雖發六官察議，然終不能行。」(見《臺灣外記》)如以此推算，東寧末期全面撤守大陸，廷章或曾轉任承天府尹，或於政權交接、蔣毓英赴任前嘗任職於「過渡政府」。此書或如謝浩、鄭喜夫謂明鄭志書之遺。

挺章所纂《臺志》今未見傳本，僅序文一篇存《古今圖書集成》，幸《古今圖書集成》抄存挺章序及若干片段，吾人得以一窺片羽。核《集成》所收之二卷，除為高《志》、《通志》外，注明「出自『府志』」者，或許與陳挺章可相連結。挺章或改隸之際，整理移交清冊，纂為「府志」(初名或「承天府志」)。蓋明鄭東寧政權承明大統，一切規制皆如明廷，修志一項自然也應如此。現所見東寧大陸轄區修有《寧洋縣志》(實為刊改清修志書)，臺灣亦應如是，惜未留實證。然以《寧洋縣志》例觀之，東寧承天地區縱使無志書流傳，應有採訪之冊。而於改隸之際，勿成為此書以獻(存)。

清平臺灣，「承天府」改「臺灣府」，府庫中檔冊及《郡志》初稿或移交，運至北京貯藏。陳夢雷修《古今圖書集成》時或取以為材料，並輯錄之。時已進入清朝，自然不可能名之前朝「承天府」，遂於書名改稱「臺灣郡志」、「新修臺灣府志」等名。又觀內文頗見不合清代用法，如陳〈序〉稱鄭主曰「**灣國**」，〈城池考〉稱「王居之」之類；又有內容未見清領志書者，如〈雜記〉、〈記事〉等，皆記明末倭寇、紅毛與台灣事等，或為陳《志》遺文，彌足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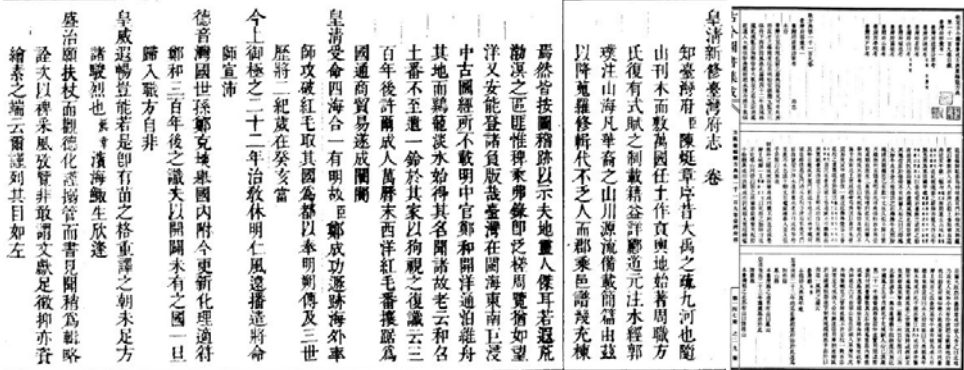
而於此時召修《一統志》，遂有蔣修《府志》上呈。蔣、陳《志》原始材料相同，然蔣《志》所據底本或為民間傳抄(或民間原始採訪記錄)載入者。蓋季麒光〈臺灣志書前序〉談「余舊史也，職在監司，於地方鉅細所務重焉」，或許就是任諸羅時得曾參與東寧時期地方採訪遺民舊稿改編者，謝浩「清初

志書為明鄭之遺」或可以此為明證。今日談臺灣首部方志當以此《郡志》為先，非蔣《志》亦明矣。

本《志輯》所載或表現明(含以前)、東寧政權及清初對臺灣認識情形，尤以臺灣地位反映在明人剿倭與對外交涉尤多，可見當時臺灣在東亞史上地位。惜這樣的記錄並未見於往後纂修的臺灣各《志》。¹

前人整理臺灣文獻，輯為《臺灣文獻叢刊》、《續編》及《臺灣文獻彙刊》等，未嘗收有此書，或高《志》、《通志》已有成書耶？或因《集成》巨帙，而未見之耶？今《集成》數位有成，然所見，或僅原書影像檔(如大陸「古今圖書集成網」)，或僅未標點文本(如「故宮東吳版」)，或文本有標點而錯誤頗甚者(如「聯合百科版」)；且《古今圖書集成》或有手民誤字，頗不便於使用。今僅將《集成》所見「臺灣府」兩卷並陳〈序〉整理為二卷如次，以供參考使用。

本文所使用文本以「聯合百科版」《古今圖書集成》為基礎，並以早年「文星書店」出版之「中華書局」縮印本覆校，並加標點；又以北京中華書局《臺灣府志三種》(蔣《志》、高《志》)、文建會-遠流版《福建通志臺灣府》、高《志》進行核校而成。然限於筆者水準，疏漏處仍有，不吝請指正。



陳廷章序書影

《古今圖書集成》書影

¹ 〈紀事〉有徵引《世法錄》文字，是書即為陳仁錫所纂《皇明世法錄》，屈萬里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記「是書清代列為禁書」(頁 187)云云，或許可說明為何未被清代臺《志》徵引，亦可反證是書屬於陳廷章(東寧)志書之遺。

《康熙臺灣郡志輯》

目次

卷之一

- 臺灣府建置沿革考
- 臺灣府疆域考 有圖 形勝附
- 臺灣府星野考
- 臺灣府山川考 水利附
- 臺灣府城池考
- 臺灣府關梁考
- 臺灣府公署考
- 臺灣府學校考
- 臺灣府戶口考

卷之二

- 臺灣府田賦考
- 臺灣府風俗考
- 臺灣府祠廟考 寺觀附
- 臺灣府驛遞考
- 臺灣府兵制考
- 臺灣府物產考
- 臺灣府部藝文一
 - 〈重修鎮東衛記〉明葉向高
- 臺灣府部藝文二 詩
 - 〈澎湖〉唐施肩吾
- 臺灣府部紀事
- 臺灣府部雜錄

附錄

卷之一

臺灣府建置沿革考 《府志》²

本府

臺灣古荒裔地也，前之廢興因革，莫可考矣，所得故老之傳聞者，近自明始。宣德間，太監王三保舟下西洋，因風過此。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擾亂沿海，都督俞大猷征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大猷偵知海道紆迴、

² 此見高《志》「封域志·沿革」，後「鳳山縣」、「諸羅縣」二條則未知所出。

水淺舟膠，不敢逼〔逼〕迫，留偏師駐澎湖，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弊。道乾以臺無居人，非久居所，恣殺土番，取膏血造舟，從安平鎮二鯤身鯤身名隙間遁去占城占城屬南，今尙有道乾遺種。道乾既遁，澎之駐師亦罷。

天啓元年，顏思齊爲東洋國甲螺東洋即日本，甲螺者即漢人所謂頭目是也。彝人立漢人爲甲螺，以管漢人。引倭屯聚於臺，鄭芝龍附之，始有居民。既而荷蘭人舟遭颶風飄此，甫登岸，愛其地，借居於倭。倭不可，荷蘭人給之，曰：「只得地大如牛皮，多金不惜。」倭許之。紅彝〔夷〕將牛皮剪如繩縷，周圍圈匝，已有數十丈地，久假不歸，日繁月熾，無何而鵲巢鳩居矣。尋與倭約，而全與臺地，歲願貢鹿皮三萬張。倭嗜利，從其約。

荷蘭人善用砲攻，其居臺也，以夾板船爲犄角，雖兵不滿千，而南北土酋咸聽命焉；海濱巨商，常來往貿易。庚寅，甲螺郭懷一謀逐紅彝〔夷〕。事覺，召土番追殺之，盡戮從者於歐汪歐汪地名，即今鳳山縣仁壽里。懷一既誅，何斌代爲甲螺。商民在臺者，被土番殲滅，不可勝數，而商賈視臺爲畏途矣。辛丑，鄭成功自江南喪敗，其勢日蹙，孤軍廈門，圖退步地。適紅彝〔夷〕甲螺何斌，負彝〔夷〕債逃廈門，誘其進取臺灣。從來鹿耳門，屈曲盤旋，沙浮水淺，非善水者不得渡。時鄭舟至鹿耳(門)，水急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入，豈天假手於鄭，以式廓我朝無外之疆域歟？荷蘭與成功戰不利，遂退保臺灣土城，歸一王歸一王紅彝〔夷〕帥名以死拒之。鄭師力攻不克，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勢窮，復整夾板船十餘艘，與成功決戰。成功因風縱火，焚燒彝〔夷〕艦，荷蘭大敗，然終無降意。成功使人告之，曰：「此地乃我先人故物，今所有珍寶，聽而載歸，地仍還我，兵始罷。」荷蘭知勢不敵，爰棄城歸。成功就臺灣土城居之，改臺灣爲安平鎮，赤嵌爲承天府，總名東都，設府曰承天府，設縣曰天興縣、萬年縣。

未幾，成功死，子經居鷺江，即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歸誠。經嗣立，改東都爲東寧，改二縣爲二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興廬廬，構廟宇，招納流民，漸近中國風土矣。辛酉，經死，子克塽嗣，人心已渙。

康熙二十一年，總督姚啓聖探知虛實，用間諜陰齎，劊付到臺，離散其左右，結傳爲霖爲內應，垂成事洩，爲霖遇害。越癸亥，靖海將軍施琅，統率舟師進征。六月，由銅山直抵澎湖八罩灣，取虎井、桶盤嶼，克之，誓師戒嚴，不許妄殺，一戰而澎湖耆定。克塽識天命有歸，遂籍府庫，納地輸誠。於是建議設郡建官，制度規模，煥然聿新，於以徵道一風同之盛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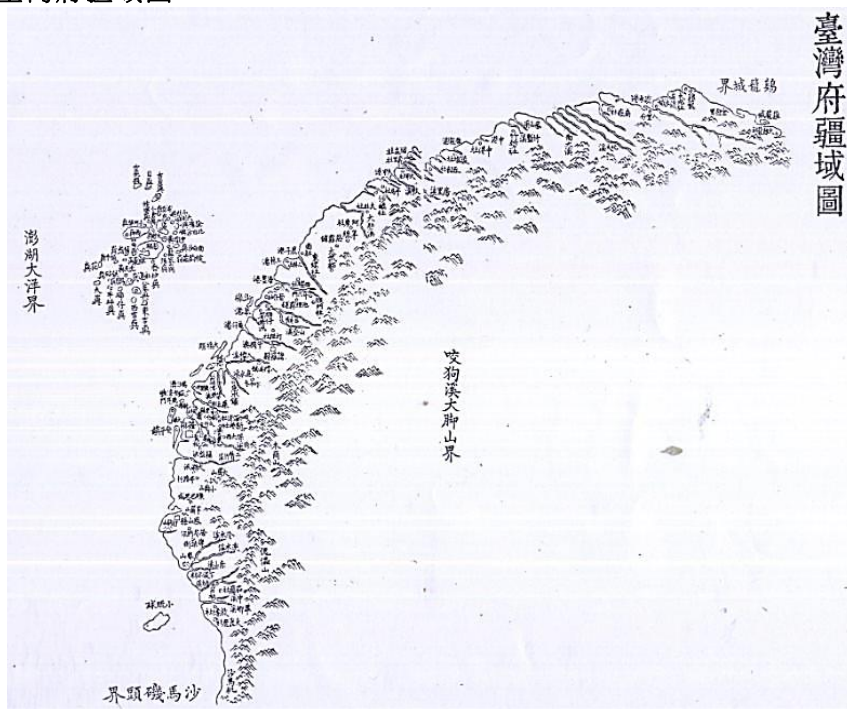
臺灣縣附郭。本偽時天興、萬年地。皇清康熙二十三年，總為臺灣縣，置府治於此，遂為附郭縣。

鳳山縣。本臺灣縣之南界，有山曰鳳山。皇清康熙二十三年，議建縣治於此。

諸羅縣。本臺灣縣之北界，有山曰諸羅山。皇清康熙二十三年，議建縣治於此。

臺灣府疆域考 《府志》³

臺灣府疆域圖



本府

東至保大里大腳山五十里為界，是曰中路，人皆漢人。西至澎湖大海洋為界，亦漢人居之，除澎湖水程四更水程無里鋪舟人只以更數定遠近，一更大約早程五十里外，廣五十里。南至沙馬磯頭六百三十里為界，是曰南路。磯以內諸社，漢番雜處，耕種是事，餘諸社里莊，多屬漢人。北至雞籠山二千三百一十五里為界，是曰北路。土番居多，惟近府治者，漢番參半。至於東方，山外青山，迤南互

³ 此見高《志》「封域志·疆界」。「疆域圖」則未詳所出。

北，皆不奉教(化)，生番出沒其中，人跡不經之地，延袤廣狹，莫可測識。

臺灣縣 附郭

東至保大里大腳山五十里。西至澎湖水程四更，除水程外，廣五十里。南至鳳山縣依仁里交界十里。北至新港溪，與諸羅縣交界四十里。南北延袤五十里。

鳳山縣

東至淡水溪二十五里。西至打鼓山港二十五里。南至沙馬磯頭三百七十里。北至臺灣縣文賢里一百二十五里。東西廣五十里，南北袤四百九十五里。

諸羅縣

東至大龜佛山二十一里。西至大海三十里。南至新港溪，與臺灣縣交界一百四十里。北至雞籠城二千一百七十五里。東西廣五十一里，南北袤二千三百一十五里。

形勝附⁴

本府 臺灣縣附郭

襟海枕山，山外皆海。東北則層巒疊嶂，西南則巨浸汪洋，北之雞籠城與福省對峙，南而沙馬磯頭，則小琉球相近焉。諸番檣櫓之所通，四省藩屏之所寄，戍以重兵，擇人而治，內拱神京，外控屬國，實東南門戶，非若珠崖，可得議棄者也。

木岡山聳峙雲霄，赤嵌城危臨海渚，日暮煙霞，極蜃樓海市之鉅觀。外有澎湖三十六嶼，星羅碁布；內有鹿耳門海天波濤，紆迴曲折，險要固塞之地，莫或最焉。

鳳山縣

旗鼓天生^{旗鼓二名}，在縣治之南，龜蛇地設^{龜蛇二名}，在縣治之北，鳳山名鳴高岡，鯤嶼名鯤身，蟠巨海，最特出者，有傀儡山，干霄插漢，東渡指南；又有淡水清流，蓮池(在文廟前)⁵吐豔，郎嬌波濤，貫耳如雷，所謂奇觀勝概，約略如此。

諸羅縣

雞籠山在其北，龜佛山在其南，斗六門流匯大海，半線港直接奧區。其巖之迴旋者，不可紀極；其浩瀚之奔流者，無不朝宗。

⁴ 此見高《志》「封域志·疆界」。

⁵ 據高《志》補。

臺灣府星野考 《府志》⁶

府總

星野之說，昉自《周官》，蓋以星土辨九州之地焉。臺自破荒以來，不載版圖，不登太史，星野分屬，何從而辨。然臺係於閩星野，宜從閩，即以閩稽之。福建，《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按牛女，於辰爲丑，銀海之屬，星紀之次，銀海元武象也，星紀吳越分也。劉向曰：「吳越屬，斗牛女分。」晉、隋《元〔天〕〔文〕志》⁷：「吳越，其辰在丑。」由是而說者，謂臺在泉州之窮南，去省會遠矣，不宜爲銀海之屬；又在漳州之極東，去吳越更遠矣，不宜爲星紀之次。雖曰天覆罔極，而至窮南極東，星土不無少異，遂有以臺郡分野，當在女虛之交者，虛元枵之次。在子之辰，以臺之稍迤而東，遽疑其越次越辰，是亦坐井觀天之見也。即不必論天之覆幬，而以近事考之。

明時，澎島統於泉，泉分野非從省會爲牛女乎，則臺依泉，爲牛女分自可無疑矣。更以近地考之，臺海西界於漳南，鄰於粵，而北則閩安對峙，漳分野視閩，而粵分野視漳，焉有臺之錯壤相接，獨不屬之牛女乎？唐僧一行有云：「星紀當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則臺郡宅東南分野，仍屬牛女，又與一行之說相符。近考之時事，遠證之前言，旁測之地里，紀臺星野，終必以牛女爲定衡也。

臺灣府山川考 《府志》⁸

本府 臺灣縣附郭

木岡山 在府治東北，約百三十餘里，巍峨特聳。其峰頂每罩雲霧，必至天氣清明之時，方見山形，遠望其峰，上與天齊。臺灣之山，惟此山最高大，是爲郡山之祖焉。

大岡山 在府治東南，此山離府三十餘里。山上有大石聳秀，形如冠帽，中有大石洞，其山能鳴，鳴則非吉祥之兆。

磯頭山 在鳳山治西南，離府五百三十餘里。其山西盡大海，高峻之極，山頂常帶雲霧，俗傳此山有仙人，衣紅衣黑，降遊於上，今有生成石磴〔堯〕、

⁶ 此見高《志》「封域志·星野」。

⁷ 此地「晉隋元志」於「文建會--遠流版」點校高《志》作「晉、隋、元《志》」殊不可解，此「元」爲「天」之訛，並略「文」字，作「晉、隋天文志」義始通。

⁸ 此蔣《志》、高《志》爲文之句，且加詳焉，疑非出自二《志》。

石碁盤在。凡往來洋船，皆以此山爲指南，西南之山至此極焉。

雞籠鼻頭山 在諸羅治東北，形如雞籠，因以爲名。原紅毛時，築有一小城在焉，城東設銃臺一座。臺灣之山，自此發源。凡日本往來洋船，皆以此爲指南。

大岡山、小岡山 二山脫落平洋，大岡山在北，小岡山在南，互相對峙焉。

鹿耳門 在臺灣港口，形如鹿耳，分列兩旁，中有港門，鎮鎖水口。凡來臺之舟，皆從此入，泊舟港內，其港門甚隘，又有沙線，行舟者，皆以浮木植標誌之。

北線尾 在鹿耳門南，與鹿耳門接壤，其南即安平鎮也。離安平鎮未上里許，中有一港，名大港，紅毛時甚深，夾板船從此出入，今淺。

大山嶼 橫直各三十餘里。

香爐嶼 形如香鼎，故名。

鴈淨嶼 有二，比肩而立，無人居。

沙墩嶼 嶼皆土沙，故名。

龜壁山 龜壁，海物名，山下最多，山因以爲名。

錠鉤嶼 嶼產紫菜，澎民常往採。

雞腎嶼 形如雞腎，故名。

鳥嶼 此嶼多鳥，因名。

屈爪嶼 形如臥虎屈爪。

吉貝嶼 澎民捕魚者多在此。

目嶼 形如人眼，故名。

姑婆嶼 嶼出紫菜。

鐵砧嶼 上皆石板，大三四丈，平坦無痕，若攻鐵之砧。

土地公嶼 上有石鑪神像，不知來自何時，因名。

金山嶼 嶼色黃赤如金然，故土人呼之。

空殼嶼 此嶼百物皆空，故土人因目之。

丁字門嶼 橫於西嶼，如丁字然。

鎮海嶼 明時設兵防守海寇於此，後因以名嶼。

大倉嶼 澎民罕到，只一曠土。

四角嶼 其形正方爲名。

雞籠嶼 其形上狹下廣，如土人籠雞之器。

桶盤嶼 形如托物之盤。

虎井嶼 形如虎。

花嶼、草嶼 二嶼相連，澎山無草木，二嶼頗有，故以花草名。

大貓嶼、小貓嶼 相去無多，嶼之怪石隱約如貓，故名。

南嶼 亦名大嶼，先時居民甚多，以波濤不測，移居八罩嶼。

頭巾嶼 形如角巾。

八罩嶼 周圍三里餘，居民稠密，煙火相望，而書聲相聞也。

狗沙嶼 魚名，狗沙此嶼最多，故名。

將軍嶼 上有將軍神廟，因以名嶼。

岑圭嶼 閩人謂岑圭者，即階級也，嶼形如之，故名。

船帆嶼 形如船帆。

味銀嶼 波流甚急，紅彝〔夷〕時通商諸番，金寶滿載而歸，船多磕破於此，土人善水者，入水尋銀，故名。

鐘子嶼 形如懸鐘。

西吉嶼、東吉嶼 舟人所謂甘吉是也。參二嶼之中，頑然一塊，乃鋤頭增嶼也。彼東西二吉渡海者，風無論南北，船無論往來，必知由是路始能入是門。是東吉、西吉，又入臺之指南車也。總澎之嶼而計之，實四十有五，而相傳為三十六嶼者何，蓋間或無天塹之險故也。

新港 通木岡山溪，溪從諸羅之馬鞍山南，出大目降營盤之北，又西過廣儲西里，又西過大目降草地，至武定里，從洲仔尾匯新港，西入於海。此臺、諸二縣界水也。

大目降中溪 從馬鞍山之南，過大目降營盤，西過廣儲西里大目降草地，至武定里北，而與新港會，從洲仔尾西入於海。

大目降南溪 從木岡山之西南出，西過大目降營盤，逶迤數里，過廣儲東里之北，又西北過廣儲西里大目降草地，與中溪合至武定里，後同新港西入於海。

咬狗溪 從香洋仔出永豐里北，過新豐里，又北過保大東里、保大西里，又西北過廣儲東里，匯於鯽仔潭，合流至永康里之北，西入大目降南溪，又西入大目降中溪，至武定里，同為新港入於海。

大、小橋港 合流東過武定里之南，分為二，又東過永康里。北為小橋港，南為大橋港。

安平鎮港 潮汐從鹿耳門北，至洲仔尾，受新港溪流，南至瀨口，受鳳山之岡山溪流，港內寬衍，可泊千艘。

娘媽宮澳 在大山嶼之南，秋冬之際，北風盛作，可泊戈船二十餘艘。澎之港澳，惟此處最穩，今水師副將駐此。

暗澳 在大山嶼之東，原有土城，今圯。巡檢司署在此。

雙頭跨澳 在暗澳之東，中可泊船，以避北風，潮退時皆淤泥。

圭母灣澳 在雙頭跨之東，四面皆山，商船逃風者便之。

風櫃澳 在圭母澳之南。

禪安澳 即峙內地，在風櫃澳之東，澎之捕魚者居之。

豬母落水澳 鄰於禪安，春夏時，舟之渡廈者，從此只可寄泊，非避風處也。

瑣管港澳 乃大山嶼之贅地，港多墨魚，故名。非聚泊巨艦之所。

林投澳 在瑣管港之東。崖上生叢棘，葉如劍，多薊，俗呼爲林投，因以爲名。

文良港澳 在林投港之東。岸上多人家，乃大山嶼之東崖也。

西安澳 在八罩嶼南，崖上有大人宮，居民捕魚者在此。

挽毛潭澳 在八罩嶼東，崖上枯涸，無水泉。

布袋澳 在八罩嶼北，其外狹內廣，如布袋狀，故名。

小果葉澳 在文良港之北，崖上多人居，捕魚小艇常聚泊焉。

龜壁港澳 在大山嶼之東北，龜壁山前，自龜壁港至風櫃仔尾，有三十里。

洪林罩澳 在龜壁港之後，而大山嶼之北，南風發，可以泊船。東西各有大湖，東曰「湖東澳」，西曰「湖西澳」。

東、西衛澳 在大山嶼之西，其可泊舟者，惟東衛澳，西衛則無澳，而名兼之者，地相並也。

鎮海澳 在鎮海嶼之北，可泊船十餘艘。有潭名「萬丈潭」，上有土城，今圯。

赤嵌澳 在鎮海嶼之西三里許，與小赤嵌相迎，南風泊船地。

瓦碇港澳 在鎮海澳之西，去通梁社五里許。

竹篙灣澳 在西嶼之北，南風泊船地也。其西北有二地，曰「南吼門」、「大吼門」。湍水湍洄，舟楫不通。

大果葉澳 在西嶼北，去澳北有石一片，沈水底，船不敢犯，俗呼爲礁，名「師公礁」。

牛心灣澳 在大果葉澳南，西嶼之東，廈門商船來臺，多入此。

內塹澳 在西嶼之南，此澳有二，分爲內外。外塹去內塹不遠，約其地

有二里許。外塹之西有東西二窩。窩者，水中高地也。東窩潮退時離水四丈八尺，闊七尺。西窩潮退時離水二丈餘，其上傾瀉不平。

後灣澳 在西嶼之西，此處南風時只可寄泊，不足以避颶風。

小池角澳 去後灣澳無幾，亦僅可寄泊，非甚穩處也。

輯馬灣澳 在西嶼之南，北風寄泊之地。

水〔永〕安澳 在八罩嶼西，崖上多人家，春夏行舟，多在此澳取水。

大花宅澳 在八罩嶼南，旁曰「小花宅澳」，二澳與花嶼拱照，故名花宅。

將軍澳 在挽毛潭東，其澳巖麓臨深，泊船時，擇善跳者，飛身登岸，植木繫纜。

沙鈎澳 在將軍澳西，澳狹水淺，巨艦不進。

承質澳 在大嶼之南，越而西有湖內澳。此處惟十月至三月波浪稍平，亦可以寄泊。四月至七月，則洪濤不測，雖土人亦罕至其處。

鳳山縣

阿猴林 在觀音山南，此山谿谷絕險，必攀藤附葛，鑿道駕橋，方得至焉。

觀音山 在阿猴林之西北，小岡山之東南，其山生成五片，中一座尖秀，形像如佛，故名曰「觀音山」。

七星山 此山脫落七頂，至第七峰山頂更高，上有石圓淨如星，故名曰「七星山」。

大滾水山 此山最高峻。

小滾水山 去大滾水山十里餘，地勢與大滾水山相接。

尖山 峻起清秀，故名曰「尖山」。

南赤山 在已上諸峰之西南，其土色赤，故以為名。此山去鳳山不遠。

鳳彈諸山 在赤山西南，有十數小山，或高三四丈，或高七八丈者不等，俱土山圓淨。在鳳山之後形如卵，故俗呼為「鳳卵」。

鳳山 在鳳彈山西。踞巔視之，其形如鳳，旁有兩山如翅，又有一崙，戴石如鳳冠，另有一崙向海至沆仔口如鼻，後有豐隅形如卵，故名鳳山。

大岡山、小岡山 俱在嘉祥里。

半屏山 在小岡山西南，山面頗平，遙望之如屏，故名。堪輿家傳為房屋墳墓，有向此山者，主凶敗。

打鼓山 在漂底山西南，俗呼為「打狗山」。其山踞海，岸上有大潭石洞，為安平鎮七鯤之宗，其形如鼓，故名。

旗後山 在打鼓山之後。冬天捕烏魚者在此。又逶迤而西南，有鯤身者七，自打鼓山蜿蜒而互西南，共結七堆土阜，有蛛絲馬跡之象，如鯤魚鼓浪然。自一鯤身遞至七鯤身，相距有十里許，並無石，俱皆沙土生成，然任風濤飄蕩不能崩陷。上多荆棘雜木，望之有蒼翠之色，外係西南大海，內係臺灣內港，宛在水中，採捕之人居之。

傀儡山 在縣東，其土番性極頑悍。

卑南覓山 在傀儡山東。卑南覓社即在此山之後，社東南又有二山，名「小向山」。山外大海之中有嶼，名「尙仔嶼」，周圍百餘里。此處萬水朝東，嶼外又有一絕大高山，名「尙岡山」，轉而南復折，而西南疊巒複岫，莫非山也。有麻律律山、呂佳岡山、霄馬干山、知本山、兆貓離山、霄貓離山、加流蛋山、龍鸞山、十仔崙山、水里山、卓落撥舌山、州密哥山、加覽弼山、曲文麥山、大板六山、大烏萬山、盡卜山、援人人圍山、把仔益山、老佛山、蜈蚣嶺。

郎嬌山 在沙馬磯頭山東南，離府治五百三十餘里。

沙馬磯頭山 在郎嬌山西北。其山西臨於海，山頂常帶雲，人視之若有人形往來雲中，疑為仙人降遊其上，離府治五百三十里。

小琉球山 此山在鳳山西南海洋中，周圍約有三十餘里，崎嵌巖險，並無拋泊船隻處止，多出椰子、竹木，並無人居。鳳山水口，藉是山而益縝密。

岡山溪 出自岡山北，西流過嘉祥里、依仁里，為二贊行溪，又西過長治里，為竹鳧塹，西至永寧里，流入於海。此臺鳳界水也。

濁水溪 出小岡山之南。山南有大滾水山，出水常濁，故溪流皆濁，因以為名。西北過嘉祥里、長治里、維新里、南受鯽仔潭，西匯微羅港入於海。

萬丹港 在微羅港之南，至仁壽里，受崩山之小水凡四，歸於海。

打鼓仔港 在觀音山左，打鼓山下。其港口有巨石裂成一門，門甚窄，僅容一艦；中有港，可泊船。赤山莊小流，皆匯於是。

阿猴溪 從阿猴林內山西出阿猴林，又西南過羅漢文社之北，而與大澤磯之北溪會，經搭樓社、阿猴社，為巴六溪，浩瀚濼迴千餘里，至淡水為淡水溪，又為漚灣溪，復折而南，匯於東港入於海。

大澤磯北溪 從大澤磯山，北出羅漢文社之南，西流至搭樓社東，轉而西北，與阿猴溪合，西為淡水溪，匯於東港入於海。

大澤磯西溪 從大澤磯之西南山而出，北過搭樓社之東，與北溪合，轉而西北，流入阿猴溪西，為淡水溪，匯于東港入於海。

中港 潮過赤山仔之北，轉而東過上淡水之南，受下淡水雜流，歸諸海。

力力溪 從力力社東南內山西北，過力力社，又西過淡水巡司之北，同爲中港，西入於海。

放索溪 自茄藤社東南內山西北，過茄藤社之南，又從放索社之北，同爲中港，西入於海。

諸羅縣

番米基山 在木岡山之西北，縣治之東北，阿里山社東界，至此山止。自此山以東，皆係內山。

大龜佛山 在阿里山八社東南。

阿里山 在縣治東北，其山下有土番，共八社。

肚武營山 在縣治東北，阿里山社北界至此山止。八掌溪、牛欄溪、山疊溪，皆此山流出。

打利山 在鹿仔埔山東，阿里山南。

鹿仔埔山 在打利山西，覆鼎山東。

覆鼎山 在打貓社大武壠山西北，形如覆鼎，故名。

馬鞍山 自木岡山西遞至此，眾山重疊，不可勝記，至馬鞍，乃其盡處。此山在木岡山西北，形如馬鞍，故名。壬戌年間，被溪水漲裂，中有崩壞一坑。臺、諸二縣分界之港，曰新港，自此山透入。

大武壠山 在馬鞍山西北。大武壠社山尤高聳，下有溪二，曰「澳溪」、曰「囑溪」。

赤山 在馬鞍山西北，大武壠山西。其山無石，土赤如黃金色，故名。上有觀音亭，下有龍潭，周圍皆肥美有源之田。

卜龜佛山 在覆鼎山西南，其形如龜，故名。下有古樹，高數丈餘，俗傳有神附焉。鄉民近此居者，多疾病夭折，故農家皆徙三里之外爲舍。

山朝山 在雞籠鼻頭山東南，有土番，山朝社其南，即蛤子灘三十六社。

買豬末山 在山朝山南，其峰尖秀如文筆山形。南即哆囉滿社，北即山朝社，三日路程。

黑沙晃山 在買豬末山南，秀峭麗，與買豬末山並峙。其東南即直腳宣五社。

斗六門諸山 斗六門山甚多，北山在半線社界，南山在大武郡社界，吼尾溪、東螺溪、大武郡溪，皆從斗六門山透出。

貓霧山 在斗六門東北貓霧社界內，與小龜崙山隔大甲溪一條。

小龜崙山 在貓霧山北，龜崙社界，此山出灘流入淡水港。

南日山 在崩山社界、小龜崙山西，中港在此山北發源。

合歡山 在南日山西，此山出灘流入淡水港。

奇獨龜崙山 在雞籠鼻頭山西，淡水城東。山後礮山、圭州山。

干豆門山 山有二，一在淡水港西，二山夾港如門柱然，故名。

八里分山 在淡水港口外，奇獨，龜崙山在港東，八里分山在港西，二山相與互峙。

查內山 在八里分山南，山麓有二小社，一名「查內社」、一名「霄里社」。山下有小港通竹塹港。

眩眩山 在查內山西，有小港，南流入竹塹港。

小鳳山 在眩眩山西，其山盡海，北至嵌港，南至竹塹港，莫非邑之朔方外障也，自雞籠鼻龜崙之外為大海。

雞籠嶼 在海洋中，與雞籠鼻頭山相對，而在其西。

桶盤嶼 在雞籠嶼西，其嶼平坦方正，故名桶盤。

旗干石 在雞籠鼻外，二石高聳，形如旗干夾石，因名。

石門嶼 在旗干石西，一石中空如圓門，故名石門。

雞心嶼 在石門西，狀如雞心，故名。

木岡山溪 從木岡山之西，過馬鞍山，又西過新港東新化里，至新化里，為新港入於海。

歐汪溪 一從大武壠山之東南內山而出，一從大武壠山西出，至新港社東合流茄仔為茄溪，經開化里、赤山之南，又西過善化里、安定里入於海。

蚊港 從南北鯤身外海潮，過佳興里之北，分南北二流，東過麻豆社之北，復分為二，受開化里之赤山雜流，港有橋曰「鐵線橋」。

嘸溪 從大武壠山北，西出大武壠社，過舊嘸之北，又西過開化里之北，稍轉西北，而與急水溪會入於海。

急水溪 從大武壠山北西，過大排竹之南，又過下茄冬經咯嘸之北，西迤而與嘸溪會同入於海。

入〔八〕掌溪 自鹿子埔山東南出，西過上茄冬之北、諸羅山之南，又西過小龜佛山，透邇數里，匯於猴樹港入於海。

牛稠溪 自鹿子埔山西發源，西過覆鼎山南，又西過諸羅縣山之北，打貓社之南，至南世竹西，入龜子港，同猴樹港而入於海。

山疊溪 源流有三，南從鹿子埔之北流，過西北，與中流會。中從斗六門山之南流，過西南與南流合，逐西過覆頂山北，又北折過打貓社，至石龜之南，復與北流會同爲山疊溪，至笨港入於海。其北流則又從斗六門山西出者也，經柴裏社、猴悶社、他里霧社，而與南流中流合。

吼尾溪 自斗六門西過柴裏社南折，至猴悶社之北，又折過他裏霧北，受麻芝干社細流，至南社而西入於海。

東螺溪 自斗六門，與吼尾溪同流，西至東螺之眉里社，分支北流，西過西螺社，又西過麻豆干社，爲北社溪，西入於海。

大武郡溪 自斗六門與吼尾、東螺二溪合流，西過大武郡，經柴裏社之西支，分北流，過東螺社、大突社，從二林社之北，同三林港分於海。

大肚溪 從投棘社之東南，內山北過投棘社，西爲投州溪，又北過柴磴仔社，至水里社之南，折而西，經大肚社，爲大肚溪，南受半線、阿東二社，細流而西歸於海。

大甲溪 出貓霧、龜崙二山之間，西過半〔牛〕罵社，轉而西南至大甲社，又西南至於崩山之旁裏、茅干、宛〔苑〕里、吞韶四小社，西入於海。

后籠溪 社西，過新港仔之南，入於海。

中港 潮至中港社，分派從社南，東過合歡山，受南日山、武勞澳二流，西歸於海。

竹塹港 潮過竹塹社，受眩眩山一水，又東過查內社，受查內山一水，西歸於海。

南嵌港 潮過小鳳山之北，南受眩眩山一流，入東北至南嵌社南，受查內山一流，東受干豆門一流，而西歸於海。

淡水港 從西北大潮過淡水城，入於(干)豆門，轉而東南，受合歡山灘流，又東過外入投，南受里末社一水，又東過麻里，則孝社東南，受龜崙山灘，東北受雞籠頭山灘，從西北會歸於海。

雞籠港 其港三面皆山，獨北面瀚海，然西北有雞籠頭線，東北有雞籠鼻山，港口又有雞籠嶼、桶盤嶼，週圍甚密，內可泊巨艘。

水利附 《通志》⁹

本府臺灣縣附郭

甘棠潭 在保大東里，係民私築，以防秋旱。

⁹ 此見《福建通志》「水利附」。

無源潭 在永豐里。
鴛鴦潭、石埤¹⁰、水漆潭 俱在文賢里。
鯽魚潭 在永康¹¹里。
王友埤 在仁和里。
蓮花潭
承天潭
十嫂埤
月眉池
小坑溝

鳳山縣

風櫃門潭 潭形似風櫃。
鯽魚潭 在維新里，闊三百餘步。
草潭 在觀音山莊。
涸水埤 在依仁里。
龍鬚埤 水從龍鬚港來，故名。
公爺埤 在鳳山莊。
蓮花潭
金荊潭
三鎮埤
竹橋埤
竹仔湖

諸羅縣

注水潭 在赤山。
石螺潭 在大奎壁內。
鬼面潭 在半線山內，夏秋則溢，春冬則竭，多產魚蝦，居民資之。
鼎臍挖 在新港之南。
草埔五塢 在安定里。
罈潛塢

¹⁰ 《通志》作「參若埤」

¹¹ 《通志》作「永豐」

威裏港
後壟港
竹塹港
南崑身港
北崑身港
茄藤頭港
蚊港
南嵌港

臺灣府城池考 《府志》¹²

本府 臺灣縣附郭

臺灣府城 紅毛建，城甚小，有層如臺，猶中國人家土堡。一爲安平鎮，王居之。一爲赤嵌城，承天府居之。方廣不過百十丈，而堅牢特勝。上淡水寨垣低小，僅司鎖鑰耳。

外縣

鳳山縣城池，未建，
諸羅縣城池，未建。

臺灣府關梁考 《府志》¹³

本府 臺灣縣附郭

大枋橋 在東安坊嶺仔後。康熙二十三年，大水衝圯，知府蔣毓英捐俸修葺。三十三年，復圯，知府吳國柱重修。

磚仔橋 在西定坊，與鳳山交界，紅毛所建，今圯。

大橋 在永康里，洪水衝崩，只存舊跡。

枋仔橋 在東安坊，今壞。

烏鬼橋 在永康里。

斗米橋 在廣儲里。

大井頭渡 在西定坊¹⁴。

¹² 此未見蔣《志》、高《志》、《通志》。

¹³ 此見高《志》「規制志·橋樑」。

¹⁴ 高《志》無此則，周《志》則增作「樂安橋，在東坊里，三十七年知縣盧承德捐贈，今圯。」疑有參陳《志》。

鳳山縣

大甲橋 在依仁里。臺灣少石，居民於冬天之候，以草竹木柱砌成。大雨至，則漂去。康熙三十一年，南路參將吳三錫捐建枋橋，往來便之。然夏秋之際，仍舊漂去，冬重修焉。

二贊行橋 在文賢里，參將吳三錫修。

岡山橋 在嘉祥里。

鯽魚潭橋 在南路鯽魚潭，參將吳三錫修。

中衝崎橋 在中衝崎莊，參將吳三錫修。

楠仔坑橋 在觀音山里，參將吳三錫修。

竹仔橋 在竹橋莊。

萬丹橋 在上淡水萬丹坑。

安平鎮渡 自安平鎮至大井頭，相去十里，風順則時刻可到，風逆則半日難登。

大頭井 水淺，用牛車載人，下船鎮之澳頭淺處，則易小舟登岸。

諸羅縣

新港橋 在新港社。

番仔橋 在開化里。

茅港尾橋、鐵線橋 二橋俱在茅港尾保，鳳、諸二縣之橋，皆係冬成夏壞。

西港仔渡、含西港渡、直加弄渡 以上三渡，俱在西定坊小關帝廟口。

臺灣府公署考 《府志》¹⁵

本府

臺灣府治 在東安坊南向，知府蔣毓英扁其堂曰：「開疆立本」，志新造也。其為土地祠，為廨舍，規模略備。迤西北為駐宅，知府吳國柱構草亭，蒔花草其中。政尚寬簡，士民高其清致。

經歷司署 在府治東南，南向。

臺廈道署 在府治西定坊，西向，由大門而儀門，而廳事堂之右為齋閣，為駐宅。其前為校士文揚〔場〕，堂左則掾史案牘處，堂下左右廨舍，輿隸居之。庭前植榕樹四株，扶疏蔥。大門之外，左為文職廳，右為武職廳。其為照牆，為鼓亭，為轅門，悉如制。照牆外為巡捕廳，轅門之左有屋三楹，則

¹⁵ 此見高《志》「規制志·衙署」。

爲府縣屬僚詣謁停驂之所。

海防廳署 在西定坊，西向。

總鎮署 在府治鎮北坊。

澎湖水師協鎮署 在澎湖之大山嶼媽宮澳。

鎮標左營署 在府治鎮北坊。

鎮標右營署 在府治康安坊。

水師左營署 在安平鎮。

水師右營署 在安平鎮。

興保鎮標中營署 在府治永康里。

澎湖水師左營署 在媽宮澳。

澎湖水師右營署 在媽宮澳。

各文官到任公館 在西定坊。

澎湖水師副將公館 在鎮北方〔坊〕赤嵌城東。

安平鎮水師副將公館 在鎮北坊禾寮港街。

安平鎮水師中營公館 在鎮北坊禾寮街後。

安平鎮水師左營公館 在鎮北坊貞節坊內。

南路參將公館 在鎮北坊。

北路參將公館 在鎮北坊。

臺灣縣治 在東安坊西向。

縣丞署 在東安坊南向。

典史署 在東安坊西向。

新港巡檢司署 在大山嶼，隔洋，計水程四更。

倉廩 一在鎮北坊，計六十一間；一在縣署左，計五間。

外縣

鳳山縣治 在興隆莊，以城郭未建，仍舊名。

學署 在興隆莊學宮內，廡舍未建。

典史署 在縣治之西。

巡檢司署 在下淡水里東港。

南路營參將署 在縣興隆莊。

水師協鎮署 在縣之安平鎮。

水師中營署 在縣之安平鎮。

鳳山公館 在東安坊。

鳳山學公館 在西定坊。

鳳山典史公館 在土墾埤保。

倉廩 一在東安坊，計三十間；一在興隆莊，計一十間；一在土墾埤保，計六間；一在東安坊新營尾，計一十間；一在安平鎮紅毛城內，計一十間；一在東安坊，計五間；一在嘉祥里，一間；一在觀音山里，一間。

諸羅縣治 在開化里之佳里，興以城郭，未建，仍舊名。

學署 在目加溜灣學宮內，廨舍未建。

典史署 在善化里之目加溜灣街，去縣治二十里。

巡檢司署 在諸羅山之麓，去縣治一百一十里。

北路營參將署 在縣開化里之佳里。

諸羅縣公館 在東安坊。

倉廩 一在鎮北坊，計一十五間；一在東安坊，計二十一間；一在東安坊東北，計二十間；一在佳興保，計六間；一在開化里，計三間；一在善化里，計三間；一在赤山莊，計五間。

臺灣府學校考 《府志》¹⁶

本府 臺灣縣附郭

臺灣府學 在寧南坊，仍鄭氏舊築之基。康熙二十三年，臺廈道周昌、知府蔣毓英修，後改爲啓聖祠。

西定坊書院 康熙二十二年克定，爲將軍施琅建。

鎮北坊書院 爲郡守蔣毓英立，康熙二十九年建。

彌陀室書院 爲臺令王兆陞立，在縣永康里，康熙三十一年建。

竹溪書院 爲郡守吳國柱立，康熙三十二年建。

臺灣縣學 在東安坊，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沈朝聘建。二十九年，知縣王兆陞捐俸重修，砌櫺星門，偉然壯觀。後爲啓聖祠，並爲教官廨舍。

社學 在東安坊者二，康熙二十三年，知府蔣毓英置，在鎮北坊者。一康熙二十八年，臺廈道王效宗置。

學田 五甲，歲輸糧二十一石三斗滿，在臺灣縣文賢里，植竹爲圍，雜植椰、檳、檳榔等樹。康熙二十三年，郡守蔣毓英買置，除正供外，爲師生

¹⁶ 此見高《志》「規制志·學校」，然次序略有不同。

燈火之需。

外縣

鳳山縣學 在縣治興隆莊。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楊芳聲建。後爲啓聖祠，學前有天然泮池，荷花芬馥，香聞數里。鳳山拱峙，屏山插耳，龜山蛇山，旋繞擁護，形家以爲人文勝地。

社學 在土墾埕。康熙二十三年，知府蔣毓英置。

學田 下則園一十甲，歲輸糧二十五石滿，在縣赤山莊。係康熙二十六年，教諭黃賜英捐資買置。

諸羅縣學 在縣治善化里西保，茅茨數椽，規制未備。

社學 一在新港社，一在目加溜灣社，一在蕭籠社，一在麻豆社，俱康熙二十五年，縣令樊維屏設，教番童。

臺灣府戶口考 《府志》¹⁷

府總

實在民戶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七戶，臺灣縣民戶七千八百三十六戶，鳳山縣民戶二千四百五十五戶，諸羅縣民戶二千四百三十六戶。

原僞額男子成丁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三丁，底定存冊男子成丁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丁。臺灣縣七千八十三丁，澎湖五百四十六丁，鳳山縣二千八百二丁，諸羅縣二千八百三十九丁。

新收男子成丁三千五百五十丁，臺灣縣一千四百九十六丁，鳳山縣六百九十四丁，諸羅縣一千三百六十丁。

實在男子成丁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丁，臺灣縣八千五百七十丁，澎湖五百四十六丁，鳳山縣三千四百九十六丁，諸羅縣四千一百九十九丁。

每丁徵銀四錢七分六釐，共徵銀八千六兩三錢二分。

實在八社，番丁口四千三百四十五丁口，內除半老疾番少男女番老番婦，七百五十三丁口，豁免丁米外，實在男女番丁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丁，共徵米四千六百四十五石三斗，折粟九千二百九十石六斗。

¹⁷ 此見高《志》「賦役志·戶口」。

卷之二

臺灣府田賦考 《通志》¹⁸

府總

原偽額官民田園三萬五千〔十〕四甲七分三釐五毫七絲二忽。

今實在官民田園二萬一千一十九甲四分七釐四毫六絲三微。內熟田園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四甲二分六釐四毫二忽三微。實徵粟九萬二千一百二十八石三升七合九勺四抄八撮一圭。

新墾田園二千五百六十五甲二分一釐五絲八忽。

康熙二十五年，起科實徵粟一萬一千九百二十八石三斗八升二合九勺八抄四撮。以上田園租粟共十萬四千五十六石四斗二升九勺三抄二撮二圭。

臺灣縣應徵粟四萬二千三百五十四石二斗四升八合一勺三抄五撮三圭；

鳳山縣應徵粟三萬一千九百一十四石三斗二升二合七勺一抄六撮；

諸羅縣應徵粟二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石八斗五升八抄八圭。

原偽額地種五百零四石七斗六升，徵銀三百零二兩，今實在一百五十四石二斗五升七合六勺。

臺灣縣實徵銀六十四兩七錢八分八釐一毫九絲二忽。

應徵街市瓦草店厝四千七百五間，稅銀一千二百六十六兩一錢九分五釐，土番社三十八社徵銀七千八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九釐二毫，共實徵陸稅銀九千一百五十四兩九錢五分四釐二毫。

臺灣縣應徵稅銀一千二百四兩二錢六分三釐二毫；

鳳山縣應徵稅銀二百四十一兩一錢五分四釐二毫；

諸羅縣應徵稅銀七千七百九兩五錢三分六釐八毫。

應徵採捕小船五百八十六隻，稅銀一千五十一兩二錢四釐，尖艚杉板頭共二百二隻，稅銀四十四兩九錢四分。安平鎮渡船三十四隻，稅銀七十六兩一錢五分三釐；港潭二十一所，稅銀一千二百五十三兩八錢五分一釐二毫，共實徵水稅銀二千四百二十六兩一錢四分八釐二毫。

臺灣縣應徵稅銀一千二百八十一兩六錢一分六釐；

鳳山縣應徵稅銀六百八十二兩一錢九釐四毫；

諸羅縣應徵稅銀四百六十二兩四錢二分二釐八毫；

應徵採捕罟網泊縴縷蠓八十四張條，共稅銀五百八十八兩；大小網泊滬

¹⁸ 此見《福建通志》「田賦」。

四十張口，共稅銀六十八兩六錢。採捕烏魚給旗九十四枝，其稅銀九十八兩七錢；牛磨二十五首，共稅銀一百四十兩；蔗車五十九張，共稅銀三百三十四兩四錢。共實徵雜稅銀一千二百二十五兩七錢。

臺灣縣應徵稅銀五百六十六兩四錢四分；

鳳山縣應徵稅銀四百一十六兩二錢二分；

諸羅縣應徵稅銀二百四十三兩四分。

臺灣府風俗考 《府志》¹⁹

府總

元日 早起，少長咸集禮神，祭先，羹飯後，詣所親及朋友故舊賀歲，主人出辛盤相款洽，俗謂之「賀正」。醉人酣劇相望於道，至五日乃止，謂之「假開」。

元宵 好事少年裝束仙鶴獅馬之類，踵門呼舞以博賞賚，金鼓喧天，謂之「鬧廳」。

立春 前一日，有司迎春。東郊備儀仗、綵棚，優伶前導看春，士女蜂出雲集，填塞市中，多市春花、春餅之屬以供樂。

元夕 初十放燈逾十五夜乃止。門外，各懸花燈，別有閑身、行樂、善歌曲者數輩為伍。製燈如飛蓋狀，一人持之，前導遨遊，絲竹肉以次雜奏，謂之「鬧傘」。更有裝束昭君、婆姐、龍馬之屬，向人家有吉祥事，作歌慶之，歌悉里語俚詞，非古樂曲。主人多厚為賞賚，神祠俱延僧道設醮，祈安醮畢，迎神迎畢，置酒廟中，社眾集飲，謂之「實供」，大抵數日之間，煙花火樹之屬，在在映帶。又有一種豪門挾鼠，炮以角勝負，延燒衣履，人亦顧而樂之。

二月二日 各街社里逐戶斂錢，牽牲演戲，賽當境土神，名曰「春祈福」。

三月三日 採鼠草，合粉為糰，薦祀之，餘以相贈遺。

清明 人家展謁墳墓，輿步壺漿絡繹郊原，祭畢，藉草銜杯遞為酬勸，薄暮乃歸。

四月八日 僧童舁佛作歌，沿門索施，俗謂之「洗佛」。

端午 昔人取艾懸戶，採蒲泛酒，今合艾與蒲共懸之，謂「蒲劍」也。以五色長命縷繫兒童臂上，復以繭作虎子，貼額上，至午時，脫而投之。所在競渡雖云弔屈，亦以避邪。無貴賤，咸買舟出遊，中流簫鼓歌舞凌波，遊人置竿船頭，挂以錦綺，捷者奪而去之，人家遞為角黍，食之。按《風土記》：

¹⁹ 此見高《志》「風土志·漢人風俗」、「風土志·土蕃風俗」。

「取陰陽包裹，未分之義也。」

六月一日 各家以米粉塗紅爲丸，供神。俗呼爲「半年丸」，亦頌禱團圓之意。

七月七日 是夕，人家女兒羅瓜果、針線於中庭，爲乞巧會。

中元 人家各祀其先，以楮作五色綺繡之狀，焚之，云「爲泉下作衣裳」；所在爲盂蘭盆會。每會，一老僧主之，黃昏後登壇，說法撒物食羹飯，謂之「普施」。

中秋 祀當境土神。蓋古者祭祀之禮與二月二日同，春祈而秋報也。是夜，士子遞爲燕飲賞月，製大麵餅，名爲「中秋餅」，以紅硃書一「元」字，用骰子擲四，紅以奪之，取秋闈奪元之義。山橋野店歌吹相聞，謂之「社戲」。

重九 士大夫載酒爲登高之會，菊樽佩競爲潦倒。臺地菊花早開，至此鬻得一二本，價可數倍。

冬至 人家作米丸祀眾神及祖先。舉家團圍而食之，謂之「添歲」，即古所謂「亞歲」也。門扉器物各粘一丸其上，謂之「餉耗」。是日，長幼祀祖賀節略如元旦。

臘月二十四日 各家拂塵俗，傳百神將以是夕上闔闔謁帝。凡神廟及人家，各備儀供養，併印幡幢輿馬儀從於楮上，焚而送之，謂之「送神」。至來歲，孟陬四日具儀如故，謂之「迎神」。

歲除 前數日，親友各以牲羞相餉，謂之「餽歲」；是夕，祀先禮神，爆竹不絕，謂之「辭歲」；焚香張燈，老少圍爐坐以待曙，謂之「守歲」。

凡此歲時所載，皆漳泉之人流寓於臺者，故所尚亦大概相似云。

土番風俗

土番之性與吾人異者，無姓氏，不知曆日、父母，而外無叔伯甥舅，無祖先祭祀，亦不自知其庚甲，男女皆跣足裸體，上衣短衫以幅布圍其下體，番婦則用青布裹脛頭上，多帶花草。

男女約十四、五歲時，編藤圍腰束之使小，故射飛逐走疾於奔馬，髮稍長即斷去其半，以草縛之，齒用生芻染黑，各穿耳孔，其大可容象子，以木環貫其中。身多刺記，或臂或背，好事者，竟至遍身皆文，其所刺則紅毛字也。手帶鐲，或銅或鐵所鑄，多者至數十雙，且有以鳥翅垂於肩，以貝懸於項，而相誇爲美觀者。

俗重生女，不重生男，男則出贅於人，女則納婿於家。婚姻時，女入公

廨中，男在外吹口琴，女出與合。當意者始告於父母，置酒席，邀飲同社之人，即成配偶。凡耕作皆婦人，夫反在家待哺。夫婦不合，不論有無生育，往往互相交易。炎暑時，男女皆裸體對坐，淫慾之事長則避幼。

甫生產同嬰兒以冷水洗之，疾病不知醫藥，輒浴於河，言「大土置藥水中以濟諸番」。冬日，亦入水澡，浴以爲快。

人死結綵於門，所有器皿衣服與生人均分，死者所應得之分，同其屍埋於床下。三日後會集同社，將死者取出，各灌以酒，然後深葬，葬不用棺槨，移居仍取出再埋。

番屋高地四、五尺深，狹如舟形，梁柱皆畫五綵，時時灑掃地，無點塵。後多植椰樹、修竹，暑氣莫能入。家無被褥，以衣覆體，無廚，以三尺架架鍋於地。粥則環向鍋前，用椰瓢吸食，飯則各以手團之而食。米隨用隨舂；粟麥、衣服皆貯葫蘆瓠中。好飲酒，將米置口中，嚼爛藏諸竹筒，不數日而酒熟，客至，出以相敬，必先嘗而後進。出入皆乘牛車，遇山路陡絕處，則循藤而過，遇溪路深闊處，則跳石而過。

凡傳遞文書，兩手繫鈴，撞之則鳴，其走如飛。所用鏢鎗，長五尺許，取物於百步之內，發無不中，弓則用竹爲之，以爲弦，矢則長銳，無翎毛。

其耕田以草爲準，秋成日謂之一年。再入深山中，人狀如猿猱，長不滿三尺，見人則升樹杪，人欲擒之，則張弩相向，緣樹遠遁。亦有鑿穴而居，類太古之民者。性好殺人，取其頭，剔骨飾金懸於家，以示英雄。又有一種，見生父年老，將父懸於樹，聽人殺去，獲之者，繫一豕以易之。

土官有正有副，大社至五、六人，小社亦三、四人，隨其支派，各分公廨。有事咸於廨以聽議，小者皆宿外供役。有能書紅毛字者，謂之「教冊」。凡出入之數，皆經其手，削鵝毛管，濡墨橫書。自左至右，非直行也。今向化者，設塾師，令番子弟從學，漸沐於《詩》、《書》禮樂之教云。

臺壤僻在東南隅，地勢最下，去中州最遠，故氣候與漳、泉已不相同。大約暑多於寒，恆十之七鼎鐘之家，獸炭貂裘，無所用之，細民無衣無褐，亦可卒歲。花卉則不時常開，木葉則歷年未落，瓜蒲蔬茹之類，雖窮冬華秀，此寒暑之氣候不同也。春頻旱，秋頻潦。東南雲蒸則滂沱，西北密雲鮮潤澤。所以雲行雨施，必在南風盛發之時，而田穀之登，歲不能再熟，此雨暘之，氣候不同也。四時之風，南颶居多，七、八月間，因風擊浪，楫爲摧、檣爲傾。其濤沙之聲，遠聞數百里外。曉東暮西風之所自，與中土又大異矣。此風颶之，氣候不同也。自府治至鳳山，氣候與臺邑等，鳳山以南至下淡水等

處，早夜，東風盛發，入晡鬱熱，入夜寒涼，冷熱失宜。又水土多瘴，人民易染疾病。自府治直抵諸羅之半線，氣候亦與臺邑等。半線以北，山愈深，土愈燥，煙瘴愈厲，人民鮮至。雞頭〔籠〕地方，孤懸海口，地高風烈，冬春之際，時有霜雪。此南北之氣候不同也。

臺灣府祠廟考 《府志》²⁰

本府 臺灣縣附郭

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社稷壇西百步，其制與社稷壇同。

社稷壇 在府治東安坊，壇制方廣約二丈餘，高約三尺餘，四面爲陛，各三級。

郡厲壇 在府治東安坊。

城隍廟 在府治東安坊，康熙三十二年知府吳國柱修。

東嶽廟 在府治東安坊，康熙三十二年重修。

上帝廟 在府治東安坊，最爲久遠，郡守蔣毓英捐俸重修。一在府治鎮北坊。

關帝廟 一在府治鎮北坊，康熙二十九年臺廈道王效宗重建。因舊址而增擴之，棟宇加麗後構禪，室以住僧焉。一在鎮北坊。

大王廟 在東安坊。

五帝廟 在寧南坊。

開山王廟 在東安坊。

岳武穆王廟 在右營營盤內。

大人廟 在保大里，廟宇最爲弘敞。

王公廟 在長興里。

天妃廟 在府治鎮北坊。康熙二十二年將軍侯施琅建，以東征荷神效靈，疏請崇祀，奉旨祭祀，懸額記其事。

鳳山縣

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社稷壇西。

社稷壇 在興隆莊制與府同。

邑厲壇 在興隆莊。

²⁰ 此稱出自「府志」，核之高《志》，或有增損，疑此文本以高《志》爲主，並參雜陳《志》。

城隍廟 未建。

關帝廟 一在安平鎮，廟宇新建堪稱弘麗。一在土墾埕。其像先在烈島，有賊犯，島中居民震恐。是夜，見神青巾綠袍、大刀駿馬巡海馳擊賊，遂遁。後島民來臺，洪姓者鳩眾立廟，祀之。

諸羅縣

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社稷壇西南。

社稷壇 在善化里，制與府同。

邑厲壇 在善化里。

關帝廟 一在善化里，〔一在〕日加溜灣街。其後堂祀觀音，庭宇高敞，案座修飭。

大王廟 一在良文港，一在通梁澳，一在沙港，一在八罩嶼。

真人廟 在奎壁港。

太子廟 一在鼎灣澳，一在赤嵌澳。

將軍廟 在將軍灣。

寺觀附

本府 臺灣縣附郭

海會寺 康熙二十九年建，在府治北六里許。舊爲鄭氏別館，蕩平之後，總鎮王化行，臺廈道王效宗因其故址，建爲寺宇，佛像最勝，住僧雲集焉。

觀音宮 在府治鎮北坊，前後泥金色相，左右塑十八羅漢，俗呼爲觀音亭，相傳最遠。康熙三十二年後堂重建。

天妃宮 在府治鎮北坊、赤嵌城。康熙二十三年，臺灣底定，神有效靈，靖海將軍侯施琅同諸鎮捐俸鼎建，棟宇壯麗，後有禪室，付住持僧奉祀。

慈濟宮 一在鎮北坊，一在西定坊。

沙淘宮 在縣西定坊。其神能爲人驅除災孽，濱海之地，浪湧淘沙，故以名宮焉。

竹溪寺 在府治東南數里許，其間林木蒼鬱，溪徑迂迴，最爲勝景，良辰佳節，騷客遊人，多會於此。

夢蝶園 在府治社稷壇南數百步，先是漳人李茂春，寓此築茅齋以寄放浪之情。扁曰「夢蝶」，後易以陶瓦清流，修築日增勝，概改爲「準提庵」。

彌陀室 在縣東，庭宇幽靜，佛像莊嚴，傍植檳篁名花，芬馥可供遊詠。

廣慈庵 在縣東安坊。康熙三十一年，僧募建，環植修竹刺桐，俯臨沙

流，前對小峰，亦幽靜處也。

準提閣 在廣慈庵前。

黃庵 在海會寺南數里。壬申年災於火，癸酉僧繼成募緣重建。

鳳山縣

天妃宮 在安平鎮渡口。

慈濟宮 一在安平鎮，一在土墾埕。

崑沙宮 在縣土墾埕。

水仙宮 在縣安平鎮。

諸羅縣

天妃宮 在東西衛二澳間，前有案山，澳中安瀾，可泊百餘艘，神尤赫濯焉。

龍湖巖庵 在縣開化里，陳永華建。環庵皆山也，前有潭，名「龍潭」；潭之左右，列植楊柳，桃花亭內，碧蓮浮水，蒼檜摩空，又有青梅數株，眾木茂榮，晚山入畫，真巖居勝景，幽僻之上方也。

臺灣府驛遞考 《明一統志》²¹

本府 臺灣縣附郭

府前鋪 南抵南路鋪二十里，北抵北路鋪二十里。

南路鋪 北抵府前鋪二十里，南抵鳳山縣界，二贊行溪鋪二十里。

北路鋪 南抵府前鋪二十里，北抵諸羅縣界新港鋪二十里。

鳳山縣

興隆鋪 在縣前，南抵下淡水鋪一百二十里，北抵楠仔坑鋪一十七里。

楠仔坑鋪 南抵興隆鋪一十七里，北抵中衝崎鋪一十三里。

中衝崎鋪 南抵楠仔坑鋪一十三里，北抵鯽仔潭鋪二十六里。

鯽仔潭鋪 南抵中衝崎鋪二十六里，北抵二贊行溪鋪二十四里。

諸羅縣

佳里興鋪 在縣治前，南抵於蕭籠鋪一十五里。

蕭籠鋪 東抵目加溜灣鋪一十里，北抵佳里興鋪一十五里。

目加溜灣鋪 南抵新港鋪二十里，西抵蕭籠鋪一十里。

²¹ 此非「明一統志」，實出高《志》「規制志·郵傳」。

新港鋪 南抵北路鋪二十里，北抵目加溜灣鋪二十里。
麻豆鋪 在縣北路西，南抵佳里興鋪一十里，北抵茅港尾鋪一十里。
茅港尾鋪 南抵麻豆鋪一十里，北抵大路邊鋪八里。
大路邊鋪 南抵茅港尾鋪八里，北抵赤山仔鋪七里。
赤山仔鋪 南抵大路邊鋪七里，北抵新囑鋪八里。
新囑鋪 南抵赤山仔鋪八里，北抵咯囑鋪七里。
(啗)咯囑鋪 南抵新囑鋪七里，北抵諸羅山鋪五十里。
諸羅山鋪 南抵咯囑鋪五十里，北抵打貓鋪一十里。
打貓鋪 南抵諸羅山鋪一十里，北抵他里霧鋪九十里。
他里霧鋪 南抵打貓鋪九十里，北抵猴悶鋪五里。
猴悶鋪 南抵他里霧鋪五里，北抵柴里鋪一十里。
柴里鋪 南抵猴悶鋪一十里，北抵草埔鋪一十里。
草埔鋪 南抵柴里鋪一十里，北抵西螺鋪一十五里。
西螺鋪 南抵草埔鋪一十五里，北抵埔薑林鋪三十里。
埔薑林鋪 南抵西螺鋪三十里，北抵小岡鋪二十里。
小岡鋪 南抵埔薑林鋪二十里，北抵大武郡鋪三十里。
大武郡鋪 南抵小岡鋪三十里，北抵大肚溪鋪四十里。
大肚溪鋪 南抵大武郡鋪四十里，北抵半線鋪二十里。
半線鋪 南抵大肚溪鋪二十里。

臺灣府兵制考 《通志》²²

府總

臺灣鎮標中、左、右三營。中營總兵官一員，中軍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一千名，餉有定額。左營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一千名，餉有定額。右營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一千名，內撥臺廈道標兵五百名，餉有定額。

臺灣水師協鎮標，中、左、右三營。中營副總兵一員，中軍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配大小戰船十六隻，水兵一千名，餉有定額。左營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配大小戰船十六隻，水兵一千名，餉有定額。右營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

²² 此見《福建通志》「兵防」。

總四員，配大小戰船十六隻，水兵一千名，餉有定額。

澎湖水師協鎮標，左、右二營。副總兵一員，左營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配大小戰船十六隻，水兵一千名，餉有定額。右營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配大小戰船十六隻，水兵一千名，餉有定額。

南路營參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一千名。

北路營參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一千名。

臺灣府物產考 《府志》²³

府總

穀屬

占稻 水田者，名為「水占」。芒種後，種米絕佳。埔地者，名為「埔占」，立夏後種米，稍遜。

番薯 可以代米，其利甚溥〔薄〕，明侍郎何喬遠有〈頌〉。

芋 土番種者，絕佳。

蔬屬

罽菜

鹿角菜

滸苔菜

石花菜

果屬

黃羨 味與荔枝相似，葉四季常青，《志》稱扁桃及韶子，疑即此物也。

椰 一名「越王頭」，內有酒可飲，有肉可食，殼可當碗，皮可淨鍋，亦奇果也。

黃梨 叢生，葉如刺，蒲從叢中結出，去皮食之甚美，然與梨絕不相類也。

貨屬

棉花 有黃白二種。

糖 有黑白二種，歲販東洋，國賦賴之。

淡菟菰 原產灣地，明季漳人取種，回栽之，冬種春收，曬而切之，以筒燒吸，能醉人，今名為煙，達天下矣。

²³ 此未見蔣、高《志》。

通草 可剪飾爲花。

藥屬

芙 即蒟醬藤也，嶺南各處雖有，而灣地爲勝。

薏苡仁 土人亦以代穀。

檳榔 南粵諸番雖有，然皆不及灣產，和蒟葉、蚶殼灰食之，辟瘴。

花木之屬

刺竹 人家皆植，其利甚大。

吉兆藤

百日青

厚栗

蘇木

碎米蘭

五葉藤

樹蘭

瓦松

五鬚松

百葉桃

含笑

巖桂

鱗甲之屬

海翁 春月出，浮海上，其大如山，鼓鬣噴浪若雲雨然，舟行宜遠之。

烏魚 十一月放子，漁人偵取，割子醃製爲魚醬。

泥托 冬月，漁人網取，視諸利特溥〔薄〕。

臺灣府部藝文一²⁴

《重修鎮東衛記》 明葉向高

國初，沿海置戍，與塞上絜重。吾閩自列郡外爲衛者四，而鎮東爲之縮轂，最稱要害。自倭難興，吾邑最受其毒。而鎮東以孤城，倭環而攻之者，累月卒不能破。其後，大帥開府於閩，以春秋防汛來蒞鎮東，即衛署爲行營，大纛高牙，儼然節鎮，重可知已。署創二百餘年，僅於弘治間指揮丘宣一葺治之。邇來傾圮日甚，上下因循，等於傳舍。今總戎施公鎮閩日久，軍政修

²⁴ 此未見蔣、高《志》。

明，海波無警，凡可為綢繆封疆計者，罔不畢力。顧瞻署宇慨然，有鼎新之意。而屬視衛掾者為指揮吳君應珍，素有幹力，勇於任事，乃具議上之施公。施公為請於當道，下其議於邑令汪侯會，計經費為金以兩計者七百五十餘。施公復縮其六十，取諸秋屯二糧，及吳君所徵積逋而以屯丁助役。議上，咸報可屬吳君綱紀其事。

吳君自矢茲役也，藉幕府之寵，靈修百年之曠典，敢不勉旃？於是諏日鳩工百，凡俱毖始撤舊署，則椽題棟桷朽蠹幾盡，度其物力與前所條上，不啻倍之。或謂宜量力從事，吳君曰：「一勞永逸，胡可苟也。」乃躬之。洪江貿巨木，浮海而至，計直省十之三為，堂若干楹高二十二尺，深倍之，廣加深五之一。昂其前楹及左右庫房，咸與堂稱，闢寢堂之後垣十餘尺，爽塏軒豁，轅門為三，以便軍吏趨走，箕張其翼垣，橫廣其塞垣以壯。瞻視其他廳廡柵亭，平庖滷之屬，無不具飭丹雘，輝煌赫然改觀。既竣事，吳君請余為之記，曰：

「以毋忘督府之功，與諸大夫之賜耳，應珍何敢自多。余讀《易》至〈蠱〉曰：『元亨，利涉大川。』豈非以蠱壞之時，能奮然振作，方可以亨通，可以濟險耶？《詩》抑戒之篇防患深至，乃其大指，不過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修車馬戎兵用戒，戎作而已。』蓋古人用心精密，雖庭除之近灑掃，必矜且當，平居無事而兢兢為飭，武禦戎計何其慎也？茲衛介山海之交，為吾邑門戶險，孰如之蠱壞而不更，何以利涉？堂皇之不治灑掃，謂何而安能為戎作之戒乎？茲役之興，不踰時，不濫費，不勞民，慎始慮終，事半功倍。蠱之先甲後甲，抑之謹侯，度戒不虞者，是物也。昔在嘉靖定遠戚公實剪滅島夷，以建節於茲軍府，規模皆公所創定。而又以其餘力，披荆榛，搜洞壑，為登臨宴遊之地。其流風餘韻更數十年，尚在人口。今施公猷略文雅，足嗣前徽，而衛署又藉公力，輪奐一新。此之為法，當並垂不朽，乃當道主其議，汪侯贊其成，吳君任其勞功，皆可紀。余故受而次之，以告來者。」

臺灣府部藝文二²⁵ 詩

《澎湖》 唐施肩吾

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彝〔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採珠，坐把生犀照鹹水。

²⁵ 此未見蔣、高《志》。

臺灣府部紀事²⁶

《府志》：澎湖一島，隋開皇中，嘗遣虎賁略其地。佛郎機者，前代不通中國，或云此喃勃利國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國」，分爲二洲，皆能食人。瓜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機國與相對，其人好食小兒。然國主得食，臣僚以下不能得也。

明正德十四年，佛郎機大酋弑其主，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貢請封。有火者亞三，本華人也，性頗黠慧，久役彼國。時至南京，值武宗巡幸，江彬用事，導亞三謁帝，喜而留之。隨至北京，入四夷館，不行跪禮，且詐稱滿刺加國使臣朝見，欲位諸夷上，主事梁焯執問，杖之。其舶駐廣州澳口，布政使吳廷舉聞於朝，尋檢無《會典》舊例，不行。遂退泊東莞南頭，蓋屋樹柵，恃火銃以自固。每發銃聲如雷，潛出，買十餘歲小兒，食之。廣之惡少，競掠少兒往售，所食無算。居二、三年，小兒披掠益眾。適回回人寫亦虎仙以貢獻事誣陷甘肅文武大臣。亞三與虎仙皆恃彬勢，時馳馬於市，從乘輿餽珍饌赫奕縱恣，莫敢問。而大臣被誣者，皆桎梏幽囚，意頗輕侮。朝官焯每以三尺法繩之二夷人，相謂曰：「天顏可即，主事乃不可即耶！」彬聞之謂焯凌虐駕下人，將奏治。會武宗崩，彬等誅。又滿刺加王訴佛郎機奪國仇殺。於是御史丘道隆、何鏊言其悖逆，梟雄逐其國王，掠食小兒，殘暴慘虐，遺禍廣人，漸不可長，宜即驅逐出境，所造垣屋，盡行拆毀；重加究治工匠及買賣人等，坐以私通外國之罪，詔悉從之。其首惡大者，亞三等及寫亦虎仙皆伏誅命。撫按檄備倭官軍逐，餘黨歸去海道，汪鋌率兵至，猶據險逆，戰以銃擊。我軍或獻計，使善泅者，鑿沉其舟，乃悉擒之。仍詔佛郎機人不得進貢，各國海商亦不許通市。由是番舶，悉不至粵，潛市漳州。

明嘉靖二年，佛郎機人別都盧等擁眾千餘，破巴西國，遂寇廣東。新會縣守臣勦擒之，生得別都盧等四十餘人詔梟境上。

二十六年，寇漳州私市，浯嶼海道副使柯喬禦之，遁去。

四十四年，有夷目啞啞喇歸氏者，浮海求貢。初稱滿刺加國，已復易辭，稱蒲麗都家。兩廣鎮巡以聞禮部議，南番無所謂蒲麗都家，或佛郎機所託也。行鎮巡詳覈爲謝絕。滿刺加者，舊名五嶼，直占城極南；自舊港，順風八晝夜至，永樂時通貢。

嘉靖八年，廣東以擒勦佛郎機，併絕安南、滿刺加諸番舶。已而部議如

²⁶ 此未見蔣、高《志》。

舊許之。

二十七年，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紘報，海夷佛郎機行劫，漳州界大破之走馬溪。尋以御史疏糾濫殺，命兵科杜汝禎往勘，奏前賊係滿刺加國番人私招沿海無賴，往來販鬻。拒，殺。與紘奏異，紘得罪，死。後其國為佛郎機所據。

明萬曆元年，潮賊林道乾勾倭突犯漳、泉海洋，竄據澎湖，尋投東番。其黨林鳳梧最黠，屢敗官兵。於萬曆四年復駕大夥倭船百餘隻，乘風突至澎湖，聞兩省兵游至，乃以輕舟四十餘隻走呂宋。

《〔皇明〕世法錄》：紅夷自古不通中國，與佛郎機接壤。時駕大舶行瓜哇大泥間，及聞佛郎機據呂宋，得互市香山澳，心慕之。

萬曆二十九年，忽揚帆，自稱和蘭國，欲通貢。澳夷共拒之，乃走閩。閩人李錦久客大泥，與和蘭習，說其酋韋麻郎，曰：「若請市，無以易漳，漳海外故有澎湖嶼可壘而守也。宋璫在閩若第謹事之計，無不如取攜者。」

三十二年七月，遂詐為大泥國王，書移閩當事及中貴人高棗，而以巨艦尾至澎湖。時海上汛兵俱撤，夷伐木駕廠，如履無人之境。而李錦徐拏漁艇，附入漳，詭為所攜，脫歸，當事繫錦及前所遣猾商潘秀命諭夷還自贖，已併遣材官棒檄往，乃酒幣覲後償海上奸民。又潛移華貨私與市，夷益生心觀望。而宋璫已羶夷賄，許以三萬金為壽，與尋盟會當事。所遣材官沈有容雅饒才略，從容諭夷，多中窾，其酋韋麻郎頗心動，眾露刃相挾，沈厲聲折之為語塞。因僅以夷刀及玻璃等器，遣璫求市，已而當事嚴禁兵民接濟，疏請聲勦夷坐困，竟以十月宵遁，勾引錦秀等論如法，旋奉旨傳諭大泥國。移檄和蘭，無為細人所誤，維時閩海幸復寧謐。而本夷從此習華徑曲折，心不能無他覲，兼之海上利，夷金錢勾引，實煩有徒。

四十九年，更從呂宋港口迎擊華商。爾後，遂大入澎湖，據為三窟矣。其人深目、碧瞳、長鼻、赤髮，閩人因呼為紅毛番，又稱為紅夷云。舟長可三十丈，橫廣五六丈，樹五桅，凡三層旁鑿小窗，置銅銃以俟桅下。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石城，震數十里，非敵迫亦不輕施也。後銅盤大徑數尺，往來海道不迷，稱照海鏡。奉事天主甚謹，每役使烏鬼行巨濤中如平地。或云紅夷富金錢，遇華人貨，常輒以厚償，不甚較。直海上貨為紅夷售則價驟湧。其來領國母錢巨萬求開市，不習戰，已因中國驅逐，始募倭衝鋒，所恃獨銅銃，其舟既大，亦不便回旋，可以計破。今紅夷銃法盛傳中國，佛郎機又為常技矣。

萬曆三十七年，偶有一舟入泊澎湖。島中漁民驚竄歸來，詢之，云：「其人長身闊膀，面如噴血，髮如赭，貓其睛，鴨其足而性嗜酒，好殺敢戰。其舟製造異式，無首無尾，望之正如一蛋。舵工駕棹，不可得見。每遇深洋厚風，我舟眩逆，彼平如研，其行如箭中有層，銃發如轟雷，亦如掣電。」時總兵沈有容，欽依崙嶼奉當道檄往曲諭之，遷延幾匝月始去。

天啓二年，六月初十日，海上報警，有紅夷船一十三隻由廣東來，泊澎湖。汛兵逃入內港，巡撫商周祚移文海道高登龍戒師於泉南。時總兵徐一鳴已升京師，將代猶兼程赴中左所。至月之二十五六日，夷船驟至銅山、青嶼，與我舟師相持者三日始去。至二十九日，撫院遣官過彭，諭夷歸國，諸夷桀驁不從，伺總鎮同省候代，遂於九月二十二日，迫犯陸鰲、銅山，勢甚猖獗，路將寨游告急。十月徐總兵出汛鎮東，復於二十四日從鎮東渡海，至中左所。二十五日，夷船五隻，移泊廈門港。徐總兵乃分布諸將於水陸以俟之，復與趙遊擊登燉臺以觀諸將進，止有朱繼榮三人，不候風潮，領火船進戰，離夷船里許，輒放火，反自焚。官兵駕舟而逃，損威示怯。徐爲立誅三人以徇，紅夷百餘人遂以小舟登岸，銃彈齊發，官兵傷潰。徐總兵躬親督戰，官兵奮勇攻擊，夷始暫退。二十六日，復駕五船竟進中左港，泊教場邊，離城咫尺，官兵潛逃，士民奔竄。徐乃令所官借洋商鐵匠銳器，與夷相擊，各有損傷。至夜，其船始移泊古浪嶼。越兩日，復戰，殺其二人，餘多被傷，夷眾始遁，或過海滄，或入廈門港，或入舊崙嶼。知我有備，始放所擄漁民，稱求和。夷目眠達大多默石黎哥麻了決石并通事洪玉宇等，聽原遣方輿、謝湖江、前和帶詣院鎮司道審明，願將各船退泊外洋，候本省發船二隻往咬吧互市；前此造城建屋在澎湖者，即令原遣官督夷眾拆毀。時人心洶洶，因得少安云。

明天啓七年六月，海寇鄭芝龍等犯閩山、銅山中左等處。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芝龍父紹祖爲泉州庫吏。蔡善繼爲泉州太守府，治後衙與庫隔一街相望。芝龍時十歲，戲投石子，誤中善繼額，善繼擒治之。見其咨容秀麗，笑曰：「法當貴而封，遂釋之。」不數年，芝龍與其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爲盜，後振泉死，眾盜無所統，欲推擇一人爲長，不能定。因共禱於天，貯米一斛，以劍插米中，使各當劍拜，拜而劍躍動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龍，再拜，劍躍出於地，眾咸異之，推爲魁。縱橫海上，官兵莫能抗，始議招撫，以蔡善繼嘗有恩於芝龍，因量移泉州道，以書招之。芝龍感恩，爲約降及善繼。受降之日，坐戟門，令芝龍兄弟囚首自縛請命，芝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而芝虎一軍皆譁，竟叛去。

六年春，遂據海島，截商粟，閩中饑，望海米不至，於是求食者皆往投之。七月，劫商民船，勢浸大。其黨謀攻廣東海豐嵌頭村以爲穴。芝龍乃入閩，泊於漳浦之白鎮，時六年十二月也。巡撫宋一馮遣都司洪先春率舟師擊之，而以把總許心素、陳文廉爲策應，鏖戰一日，勝負未決。會海潮夜生，心素、文廉船漂泊失道，賊暗度上山，詐爲鄉兵出先春後。先春腹背受敵遂大敗，身被數刀。然芝龍故有求撫之，意欲微達於我兵。乃舍先春不追，獲盧遊擊不殺，又自舊鎮進至中左所。督帥俞咨皋戰敗縱之，走中左，人開城門求不殺。芝龍約束麾下，竟不侵擾。警報至泉州，知府王猷知其詳，乃曰：「芝龍之勢如此，而不追、不殺、不焚掠，似有歸罪之萌。今勦難猝滅，撫或可行，不若遣人往諭，退舟海外，仍許立功贖罪。有功之日優以爵秩。」興泉道鄧良知從之，遣人諭意。

崇禎元年春正月，工科給事顏繼祖劾福建總兵俞咨皋，下獄。初巡撫朱欽相招撫海寇楊六、楊七等。鄭芝龍求返內地，楊六給其金，不爲通，遂流劫海上。繼祖上言，海盜鄭芝龍生長於泉，聚徒數萬，劫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總兵俞咨皋招撫之，議實飽賊囊。舊撫朱欽相聽其收海盜楊六、楊七以爲用，夫撫寇之後必散於原籍，而咨皋招之海，即置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爲寇。昨歲，中左所之變，楊六、七杳然無蹤。咨皋始縮，舌無辭，故閩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逮咨皋下於理。三月，禁漳泉人販海，芝龍縱掠福建浙江海上。六月，兵部議招海盜鄭芝龍。九月鄭芝龍降於巡撫熊文燦。

二年春二月，海盜李魁奇伏誅。魁奇本鄭芝龍同黨，忌之，擊斬粵中。夏四月，廣東副總兵陳廷對約鄭芝龍勦盜。芝龍戰不利，歸閩。不數日，寇大至犯中左所，近港，芝龍又敗寇，夜薄中左所。

四年春正月，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於平臺。問福建布政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禦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兵狃撫爲安，賊又因撫益恣，致數年未息。」上曰：「前撫李魁奇，何又殺之。」暘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即撫終不爲我用。今鍾斌雖撫，亦反側，不可保也。」上問：「實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團練鄉兵多設火器，以守爲戰，勦之不難。」上問：「巡撫熊文燦？」暘曰：「文燦才膽俱優，但視賊太易，故前有吉了之敗。」祺曰：「鍾斌與鄭芝龍勢不兩立。」七月間，斌擾福州，撫臣計誘往泉州。前聞撫臣同芝龍討賊，僂其兄，賊遁去。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對曰：「廣東海寇俱自福建至，舟大面多，火器兵船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爲害。」

五年冬，十一月，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遊擊鄭芝龍擊走之。

六年夏六月，海盜劉香老犯長樂。

七年夏四月，海盜劉香老犯海豐。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時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往謝道山，招劉香老，被執。上以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尙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命巡按御史確覈以聞已，令文燦戴罪自效。

八年夏四月，福建遊擊鄭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張一傑脫歸。八月，香老家屬六十餘人，部屬千餘人至黃華，降於溫處參軍。

十三年秋八月，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芝龍既俘劉香老，海氛頗□，又以海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

十六年冬十一月，設南贛兵三千，以副總兵鄭鴻逵統之。

臺灣府部雜錄²⁷

《府志》：明洪武時，湯信國以島中餘民叛服難謹，徙之。實內湖中虛無人。然而群不逞者嘯聚。萬曆丁酉始議設遊兵，春冬往汛守。迨丁巳，倭入犯龍門港，遂有長戍之，令兼增衝鋒遊兵以厚其勢，可二百餘里。三十六嶼之勝，蓋清漳、溫陵兩郡之門戶云。但一望蒼莽，所謂中墩、太武等山不過如行川原，其地熱多寒少，風多雨少，石多泥少，且下盡斥鹵，水源鹹澀；每夏秋之交，飛沙揚湍，豕狎葺而蛇鬥拱，嘉禾美稻之所不蕃，惟平蕪芊芊畜牧或可耳。正中爲娘宮嶼，從西嶼入二十里之茶盤，又十里之進嶼即娘宮嶼也，蓄平穀無海潮澎湃激射之勢，其狀如湖，故澎以湖名。湖面寬轉可里許，深穩可泊，南北風，我舟汛守皆頓其中。故夷人窺以爲窟穴。面爲案山仔，右爲西安，原無戍守，今各新置銃城案，山則左標舟師守，西安則右翼哨兵守。又左爲風櫃，夷所築銃城處也。山略高，至七八尺，夷人坳其中，上壘石若雉堞，安銃數十門，每一發川鳴谷應，今廢。然亦略因其舊多列巨銃，仍公撥右翼把總一員，哨官二員，兵三百餘名，守此。蓋與案山西安相犄角，東爲蔣上澳、豬母落水，最當東南之衝。諸夷寇從東南來者，遇風輒寄泊烏由陸之娘宮三十餘里。舊左哨舟師守此，今防其橫突也，更築銃城一所。又東向爲銷管港、林投仔、龍門、青螺諸嶼。龍門有原泉掘地，每至尺

²⁷ 此未見蔣、高《志》。

多人家舊屋址瓦磚。蓋國初時，澎中聚落也。

萬曆丁巳，倭流劫大金，所餘船突犯泊此，遷延至十餘日，始徙去。往東番竹筴港游船追勦爲所敗，與蒔上俱鎮重兵馬。西爲西嶼頭，正夷寇出入之道，有果葉澳，泉甚冽，可以煮茗。稍北爲篙竹灣，又西爲子圓，又西北爲丁字門、水吼門，非乘潮舟不得出入。舊有右稍舟師守，此今并撥水陸重兵協戍，如蒔上以防竊發。北爲北山墩，有北太武，少透爲赤嵌。循港而進，越一澳區爲鎮海港累城焉。又西北另爲吉貝嶼，沿海諸山，古石森然，劍戟列舟遇輒碎，海道迂曲，非練熟舵梢不能架船。今查北太武與中墩稱兩太武，俱湖中最高處；各置墩，設兵瞭望，每十日則更番，娘宮稍後可二里爲穩。澳山山形頗迂坦，自紅夷遁去，奉議開築城，基通用大石壘砌，東西南共留三門，直北設銃臺一，內蓋衙舍，鑿井一口，左翼官兵置此，以控制娘宮者也。

閩海東南，一望汪洋。其中島嶼甚多，古不可考。明洪武時頗設兵巡守，其營有二，曰寨，曰遊。寨爲正兵，遊爲策應，指臂相使。東以防倭，西以備番舶夷人。其戍卒取之沿海衛所，踐更抽發。以時哨巡，非常駐之師也。島嶼之最大者，曰湛水，曰雞籠，曰北港。北港即臺灣也。此在諸寨遊之外，其廣袤可敵一府。臺灣之北，曰澎湖，二島相連，互爲唇齒。在宋時編戶甚蕃，明初以其海中絕島，易與寇通難馭，以法徙其民於泉之南關而虛其地。其澎湖之設邑，總遊兵，大率始於嘉靖年間。建遊署於島上，歲遣汛卒可千人，地之周圍僅百餘里，四山不甚高大，澳內堪泊兵船六七十隻，以避四面風。其地自烈嶼解纜，行乾巽針，風潮若順，二晝夜可到。但澳口窄狹，潮退船方得出，遇警遽難追逐。惟泊天妃宮前，外澳出入爲便，或颶颶時發，始移入內澳。

嘉靖癸亥甲子間，譚公來開府，提督軍務與總兵戚南塘共訪，求信國遺蹟，修復之烽火門寨。在福寧州寧德縣地方與浙之溫臺接壤，次西爲小埕，在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地方。又次在南日山，福清縣鎮東衛興化府地方。次東爲浯嶼，在泉州永寧衛同安縣地方。最東南爲銅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鎮海衛及懸鐘所地方彼此接界而接哨，又防於海之外，是最爲策之善者。潭之月港，向爲倭之窟穴，今改設海澄縣，於防禦亦爲得策矣。第從此更東南，則廣東界而閩廣交界之所爲南澳，澳中有柘林，有金嶼、臘嶼、虎頭嶼、獅頭嶼，有雞丹澳、宰豬澳、龍眼沙澳、雲蓋寺澳、清澳、深澳，又有許朝光新舊城山嶼，在大海洋，少人屯聚，地甚遼闊，又有險可據。近年海賊吳平會據以叛，造居室，起敵樓於娘娘〔媽〕宮澳口之前後，泊艫艘巨艦於澳前

深處。我師攻之不克，賴戚將軍竭謀，悉力僅能驅之於廣海。而其地未聞有所以經略，他時倭復來與我內地賊互相結而盤據，為閩廣間腹心肘腋患。此不可不逆慮，謂當於五水寨之外，更設一鎮，即其所謂新舊城。所為宮室敵樓，增置而修葺，分兵命將戍守之。地可以耕，海可以漁，即可省兵餉之四五；或即招募土著統之，以能將為防海永遠計，亦一策也。

海上有三山，澎湖其一也。山界海洋之外，居然天險，實與南澳、海壇並峙，島夷所必爭也。往林鳳、何遷輝跳梁，海上潛伏於此，比倭夷入寇亦往往藉為澳區焉，其要可知矣。湛水一帶，自白狗山對過，迤南至澎湖相望，有四府之寬，直可如崇明設府縣，皆閩人浮此互市。今為佛郎所據守，此則四府可無東南夷之患，此地不早圖之，終為福省梗。閩山多田少又無水港，民本艱食，自非肩挑步擔，踰山度嶺，則雖斗石之儲，亦不可得。福與漳泉四郡皆濱於海，海船運米可以仰給。在南則資於廣，而惠潮之米為多；在北則資於浙，而溫州之米，為多。懸鐘向專造運船販米至福行，糶利常三倍，每至輒幾十艘，福民便之，廣浙之人亦大利焉。兵興山嶺，戒嚴擔負，既難而募調之費，又眾大戶所積，莫肯輕糶，海運又厲禁焉。兵餉民食如之何而不匱也，故經略福建之策，莫先於處糶糧。糶糧若缺，則五澳之兵雖設，何以支吾？其當申明舊制，止嚴雙桅船隻私通番貨以啓邊釁。所謂寸板不許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又海船往來，非帶兵器火器，無以防海寇之劫奪。明乎此，則閩洋之情勢得矣。

呂宋國在東洋中，地甚少，以產黃金，故富厚其地。去漳近多賈舶，今附香山濠鏡澳貿易，而中國通倭者，率闖入呂宋以為常。初，佛郎機從大西來，自稱干絲臘國，與呂宋互市。因上黃金為王壽，求地如牛皮大蓋屋，王許之。佛郎機乃剪牛皮相續為四圍求地，稱是王重失信，竟與地月徵稅。因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久之，圍呂宋，殺其王而地并於佛郎機矣。其國王遣酋來鎮數歲，一易華人販呂宋既夥，留居澗內、名壓、冬寢至數萬。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曾郎雷民敝裹系勝征美洛居，以華人潘和五等二百五十人從夷偃臥船。上令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箠殺之。潘和五等不勝荼苦，謀夜半入臥內刺酋，持其頭，大呼，夷驚起辟易，悉赴水死。和五等盡獲金寶兵器，駕其船回，失道，走廣南，為交酋所掠，竟被留。獨郭惟太等三十二人得歸。明年，曾子郎雷貓吝從朔霧往代，遣僧來閩訴。時都御史許孚遠疏聞，因以禮遣僧，置惟太等於理，始夷故奴視華人，至是釁益結。而中朝米金之使四出妄言，男子張疑且說，稱呂宋機易島多生金豆也。三十年，

詔閩遣海澄丞王時和往勘，曾聞大駭。華人流寓者，爲游說結篷爲廠如公署，夷亦令僧散花道旁迎使者，邀丞入，爲設食，問丞：「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且金豆生何樹？」丞數目疑疑無以應。夷大笑，欲兵之。華人曲解釋，登舟丞悸死，疑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益疑，華人且啓疆，決計殲諸流寓矣。明年，遂謬言將征他島。凡華人寸鐵厚鬻之。華人利其直，無持寸鐵者，乃刻期攻華人。華人覺，走屯菜園。八月朔，夷攻殺無算，華人群聚大崙山，饑甚。夷復擊殺，萬餘橫屍枕藉，存者三百人耳。是月，漳亦大水。頃之，夷悔禍，下令招撫，藉華人貨移書閩當路，俾戚屬往領賈舶復稍稍去。

三十三年，詔遣商諭呂宋無生事端，其後留者復成聚云。或曰：「呂宋相連曰吶囉，在海畔，稍過入山，曰沙瑤，又有班隘者，即蚊罩山。山頭火光不斷，亦名火山，奇險不可到。人多扁頭，赤身不受。佛郎機部署此，皆呂宋鄰壤諸夷也。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光聚朔霧與其國人親好，其破呂宋，朔霧與有力焉。今以一大酋擁重兵守之，且通婚媾，亦居然一附庸矣。」

美洛居國於東海中，稍稱蕃。初，佛郎機來攻，願歲輸丁香請降，遂赦，使自爲守。紅夷既張海外，忽以舟師直搗城下，虜其酋，語曰：「若改事吾，殊勝白頸。」以佛郎機人頸皆白，故云。酋袖手聽紅夷唯謹，佛郎機聞而急治兵討違命者。會紅夷去國，內空，因誅紅夷所立酋，更立素所親信。已而紅夷繼至，復逐去之，歲相攻殺遞爲雄長。華人流寓者，辨有口因，爲游說中分兩國相界處一高山，以山北屬和蘭，山南屬佛郎機，遂各罷兵。然自是其國，苦兩屬賈舶，亦饒舌矣。

婆羅國，一名文菜，或曰即古獅子國。在海中延袤二千餘里，多產奇寶，四序暄和，稱樂土。佛郎機來侵，國人走山谷，流藥水出，佛郎機多爲所毒死，因奔呂宋。

蘇羅國在海中，近渤泥瑣里。賈舶所至，城據天險，不滿千家。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下。

瓜哇，古闍婆國，一名婆家龍。今稱下港，流寓中國人甚多，市用中國古錢。華船上瀾貿易，晨集午罷，王日徵其稅。澗東紅毛番，澗西佛郎機，各起土庫，歲以哈板船往來。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洪武十九年則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九年則以侍郎焦龍，景泰二年則以尙書薛希璉，經略海上，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巡司凡十有五，控之於陸，又置水寨防之於海。初惟烽火、南日、浯嶼三寨。景泰年，增而爲五哨，守皆衛所之

軍，有司無供億之費。自倭患突至，加以內地勾引，南澳、走馬溪、舊浯嶼、南日等要害，俱爲番舶所據。於是廣募民艦，旋設舟師，五寨之外又分守十有六澳力分勢寡。

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題設五寨，欽依把總以舊設烽火、南日、浯嶼三艘爲正兵，增設小埕、銅山二寨爲奇兵。而又爲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而南澳屬閩廣之交。萬曆三年，軍門劉堯誨會同兩廣題設南澳副總兵、懸鐘遊兵把總。盜賊之淵藪既據，而氛祲漸消矣。其設浯銅、海壇二遊總則自隆慶年也。夫既全閩海道不過二千里之程耳，五寨三遊聯絡犄角。然向者五寨兵船各四十隻，兵二千二百餘名；今節次裁減，船數雖存，改大爲小，僅存其三分之二。又大半貼駕軍，倘欲禦大夥倭寇，非復譚軍門兵制之舊不可也。烽火之臺山、小埕之東湧、海壇、東庠、南日、烏坵、浯銅、澎湖、懸鐘、彭山皆倭寇必經之地。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其最險要而紆迴，則莫如澎湖。蓋其山週遭數百里隘口不得方舟，內澳可容千艘。

往時，居民恃險爲不軌，乃徙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然則分兵以守之可乎，曰：「澳何爲而守也，南澳與內地僅隔一水，商舶海賈往來，必經漳泉，糧食仰給海運。若南澳失守，是隔閩粵之肩臂，而塞漳泉之咽喉也。然謂澎湖可棄，非也。使倭寇結艘而來，則澎湖其巢穴矣。」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入閩，而趨於海。其南澳雲蓋寺、走鳥溪，乃番船始發之處，倭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懸鐘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之，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於外浯嶼，此乃五寨地方番人之巢穴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之，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敢泊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此又番船等候，接濟之所矣。附近有官鑿、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之則，又不敢泊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越於福興，計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則有官井、流江等處，皆賊船之所必泊者。若先會兵守之，則亦不敢泊矣。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丹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丹當會哨者有五也，小埕水寨設於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菱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三也，南日水寨設於莆田縣，地方以所轄沖心，莆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又澳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

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也，浯嶼水寨設於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尾井，以抵銅山。當會哨者有二也，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當會哨者亦二也，繇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備繇北而哨南，則烽火遊小埕，南日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備明初沿海設兵爲衛者四，爲所者十，謂之正兵。以控禦於內，又爲寨者五，爲墩澳者數百，謂之遊兵。以哨守於外，且有黃崎等二鎮，具洪淺等二十四巡司，弓兵安邊等人捕盜，民壯共爲之守焉。尤慮地廣官疏，隨地設官，有副使一員，巡視於上都，指揮一員，備禦於中。而各寨有把總指揮，各澳有哨守，指揮千百戶，安邊館有通判，而巡捕巡檢等官，又爲之分理焉焉。

附錄

《皇清新修臺灣府志》□卷

知臺灣府臣陳烜章序，昔大禹之疏九河也，隨山刊木，而敷萬國，任土作貢，輿地始著，周職方氏復有式賦之制，載籍益詳。酈道元注《水經》，郭璞注《山海》，凡華裔之山川源流，備載簡篇。由茲以降，蒐羅修輯，代不乏人，而郡乘邑譜，幾充棟焉。然皆按圖稽跡，以示夫地靈人傑耳。若遐荒渤溟之區，匪惟稗乘弗錄，即泛槎周覽，猶如望洋，又安能登諸負版哉？

臺灣在閩海東南巨浸中，古圖經所不載。明中官鄭和開洋通泊，維舟其地，而雞籠、淡水，始得其名。聞諸故老，云：「和召土番不至，遺一鈴於其家，以狗視之，復讖云：『三百年後，許爾成人。』」萬曆末，西洋紅毛番攘踞爲國，通商貿易，遂成闐闐。皇清受命，四海合一。有明故臣鄭成功遯跡海外，率師攻破紅毛，取其國爲都，以奉明朔。傳及三世，歷將二紀，歲在癸亥，當今上御極之二十二年，治教休明，仁風遠播，遣將命師，宣沛德音。灣國世孫鄭克塽舉國內附，今更新化理，適符鄭和三百年後之讖。夫以開闢未有之國，一旦歸入職方，自非皇威遐暢，豈能若是？即有苗之格，重譯之朝，未足方諸駿烈也。

烜章濱海鯁生，欣逢盛治，願扶杖而觀德化，謹擗管而書見聞，稍爲輯略詮次，以裨采風攷覽，非敢謂文獻足徵，抑亦資繪素之端云。爾謹列其目如左。